

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

赵荣发

他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，但他又别有风采。比如，他爱好体育，在读中学和大学时，就成为游泳健将和明星运动员，获得过游泳冠军，还横渡过长江；他酷爱音乐，会拉小提琴，能踢踢踏舞。他最喜爱的曲子是《梦幻曲》《蓝色的河》和《小夜曲》，还有贺绿汀的《秋水伊人》等，在每年单位举办的春节联欢会上，他都会一展身手，赢来阵阵喝彩……

你猜不出他是谁吧，你猜出来了？袁隆平，对，他就是被誉为“杂交水稻之父”的中科院院士袁隆平。这位经常戴着草帽赤着双足，在稻田里蹲上蹲下的“土老帽”，就是这样的星光熠熠，浪漫无比。

浪漫，又被称为罗曼蒂克，它的解释是富有诗意，充满幻想。毋庸置疑，诗人们是浪漫的。比如徐志摩和戴望舒，一个说，“在康河的柔波里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”；一个呢，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，又寂寥的雨巷”，能不浪漫。

藏在诗坛深处的异乡客更是技高一筹。央视《朗读者》舞台上，一位银发老翁在和董卿一番交谈后，朗诵起自己的一首旧作：“我打江南走过，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，东风不来，三月的柳絮不飞……”然而，正当有观众误以为，诗人此行缘于寻觅意中人时，他却将笔锋陡然一转，“我发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，我不是归人，是个过客……”原来，郑老先生所要表达的，乃是战争年月闺中思妇等盼归人的情怀！

我们的寻常生活中，还有更多“不会吟诗也会吟”的人物。袁老院士固然如此，他的后生小辈，包括那些个理工男，也早非等闲之辈。就拿相亲会来说，曾经，这些专业才俊常常会临场发怵，可现在，他们屡屡出现在一些相亲节目中，落落大方，举止得当，亮相未久便好评如潮，许多时候，当场抱得佳人归。

如今，百姓人家的生日庆贺也常常多了新意，除了蛋糕、烛光，还不止于派对。去年，邻家张婶生日，她的宝贝女儿提前送上一束鲜花，鲜花丛中，还浪漫地躺着一张音乐会的门票，让老妈惊喜不已。

上海老克勒们是浪漫的祖师爷，即使落魄，照样派头十足；而新上海的男人们更胜一筹，既有事业，又会顾家，还能下厨。他们戴上围单袖套，操起锅铲勺，能整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来，那种收放自如的架势，带点嬉瑟的神情，让一众彪悍豪爽的北方大汉不得不甘拜下风。

一直喜欢朱逢博演唱的那首《美丽的心灵》：“曙光透进路旁的林荫，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，姑娘驾驶清洁车，晨风吹动你的衣襟……”这首赞美新一代清洁工的歌，歌词质朴流畅，曲调清新活泼，而呈现出的画面也是十分欢快惬意的。

社区志愿者也配得上个中情调。记得有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刚好看到楼组长刘阿姨和老伴在清扫楼栋前的一段路面，见我回来，他俩一起和我打招呼，那两张脸庞上浮现的笑容，就像从净土里开放出的芍药和合欢，在暮霭下宛如一幅素描。

夏天的时候，知了在树梢欢叫，孩子们在树荫下仰头察看；冬天的季节里，雪是厚厚的，衣服也是厚厚的；年轻的岁月里，或三月桃花，两人一马，明日天涯，或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；但等老态龙钟时，最想唱的一首歌，就是“和你一起慢慢变老，老到哪儿也去不了，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”。

多好啊，生活诗意盎然，岁月里有点点滴滴的爱，人们在生命的旅途上且歌且舞，所有这一切，都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。

寸心千古



王鸿定 篆刻

天行健



雁荡山 102 峰，550 余景，分北、中、南三片，一般而言，很难游全。昔有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，日游罢此山言道：“古迹多榛芜，不可登探……兹山不可记也。”想必峰回路转，清乾隆浙江学政朱珪曾云：“欲穷兹山（雁荡山）之胜，非飞仙崎人不能瞰其肺腑。”其实，距朱珪大约 170 年前

徐霞客三上雁荡山

喻军

易概括。南朝永嘉太守、山水诗鼻祖谢灵运，有所谓“永嘉山水，皆游历殆遍”的自诩，却也都没有到过雁荡山的核心区。倘在乾隆年间《广雁荡山志》所谓“雁荡山东南绝胜也，跨百里之壤，罗三百六十之景”的广义概念看，谢灵运当然是去过的。“山志”记载，他曾逆江而上，到达外圈的斤竹洞口，本欲寻径深入，可惜林莽蔽路，无奈之下，只得循溪折返。另外，他的传世古风，也是古代吟咏雁荡山的第一首诗《从斤竹涧越岭溪行》，亦足佐证他曾经的到访。但狭义的雁荡山，在即“二灵一湫”（灵峰、灵岩、大龙湫），乃全山的灵魂所在，北宋的沈括经过考证，坚持认为谢灵运连边都不曾沾过。



几年前去大龙湫观瀑，震慑于它虽非北美尼亚加拉、或国内黄果树那般磅礴的宽瀑，但上下落差之大，世间恐罕有其匹。前列两大名瀑的高度，分别仅为它的四分之一和二分之一。许是 197 米的强势披挂，接连云嶂直下深潭的过程中，居然形成了“五丈以上尚是水，五丈以下全为烟”（袁枚诗句）的奇景。记得当时，脑中倏闪过一缕缥缈的游思：那千尺匹练

裹得严严实实，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你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你在登记着什么，呼出来的气已经结成了白雾。一瞬间，眼睛有些酸酸的。特别想去看看你，想陪在你身边，问问你冷不冷、闷不闷，给你捂捂手、擦擦汗。又或者哪怕什么都不说，只是远远地看看你……

三只猫也想你了

张澜

分别的日子有苦，也有甜。原本以为你不在身边，今年的生日会草草过去。不曾想你早算好时间，订了好大一个蛋糕，是我喜欢的味道。历阳生日居然又寄回来“永不分裂”，是我喜欢的寓意，也是我想对你说的。虽然少了你的陪伴，我一点也不孤单，我知道我们的心始终在一起。被爱人记在心上的感觉真的很好。对了，送你的花你喜

法国电影《标准之外》一开始就会让你觉得紧张：银幕上一个奔跑的少女，撞倒行人，撞翻自行车，后面有人紧紧追赶，把她送上了车子；在地铁站，一个中年人也正在狂奔，他从保安那里，带回一个误拉地铁报警器的少年……很明显，这少男少女，都是病人，他们患有严重的自闭症，而电影，将要告诉你的，就是护理机构如何救助他们的故事。

和其他此类电影不同，本片救助病人的两个机构，其中一个，在标准之外，即没有获得政府的相关资质或官方许可。但经营 15 年来，却普遍受到欢迎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接收被其他医院或机构拒收的棘手病人。当病人家属陷入绝望的境地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觉得眼前光明一片？机构创办人布鲁诺，整天忙忙碌碌，不断打电话接电话，安排这安排那。病人弄坏了电视机保护罩，他要管；护理员的工资延期发放了，他要操心；邻居来投诉，因为病人影响了他们的生活，他要处理；会计埋怨机构收的孩子太多，摊子太大，他要安抚……他有句口头禅：“我会找到解决办法。”

电影穿插了两名政府调查员，三次调查布鲁诺违规开办机构的场景。第一次，询问病人约瑟夫的母亲。母亲谈道：儿子攻击性很强，打人、咬人，没有一家专门机构肯接收，即使有一家肯尝试，但为了控制儿子，给他猛灌药、吃治疗精神疾病的药，儿子原先充满活力、爱笑，后来变得像植物人一样；想送儿子去度假，所有人都拒绝了，只有布鲁诺同意了，当时他管理着传统意义上的度假营地，儿子回来后大变样，由此，布鲁诺开始创办他的扶助机构，儿子是他照顾的第一个孩子。第二次，调查员调查了和布鲁诺有协作关系的另一家机构负责人马利克。马利克说：“我们都接收棘手病例，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专门贴身护理人员，我们也负责青年护理人员的培训。”当调查员认为，马利克鼓励布鲁诺是在鼓励一个不经思考的人去冒险

下山。徐霞客没有退却，却也把自己逼向了生死之境。因山势之削攒危狭，恍有“天平”之感，脚下即为万丈深渊。他发现南石壁下隐约有石级，便解下四条足布，悬空手拽贴崖而下，待下到石级，岂料仅可容足，只得折返再上。幸好险境中的徐霞客，尚存一分清醒，他先是试拉了一下足布，由于和一块突起的岩石产生摩擦，竟当场勒断。好险哪！如果贸然上拉，必失足坠崖而粉身碎骨。另外，在勘探小龙湫的险境中，他借助烧炭人的梯子爬岩壁，一路登横石、攀老藤、过栈道。在即将到达屏霞峰顶

时，马利克说：“布鲁诺非常大胆。”不经思考的是把那些孩子关起来、绑起来的人。第三次，调查员询问跨部门紧急临时收容卫生中心的医生，医生认为：“在医学界，我们要遵循一定的规范，但他们不一样，他们遵从自己的内心，自己的信仰。”

我没有认出扮演布鲁诺的演员居然是文森特·卡索，在《怒火青春》中，他是一个混混；在《太保密码》里，他是一个强盗；而在本片，他是一个倾听从内心呼唤、有信仰的人——爱、善良、耐心。

介绍约瑟夫去修理洗衣机的店试工；让他克制拉响地铁车厢报警器的冲动；用肩膀作为他的倚靠；当他有暴力念头时，让他说出来，以此作为宣泄的通道；当护理员迪伦陪伴经自残的瓦伦丁有疑感时，布鲁诺会给他讲述他对自闭症的理；在迪伦因为经验不足弄丢了瓦伦丁，布鲁诺会焦急地奔走在夜晚喧嚣的街道。原本没有什么文化、混迹街头的迪伦，在布鲁诺和马利克的帮助下，认识到他护理的这些孩子，给他带来了生活的意义。

调查员认定布鲁诺的机构属于违规经营，布鲁诺激动地争辩：15 年来，包括地区卫生署、法院、医院等部门每天都打来电话，询问能否接收更多孩子，就是因为没有其他机构愿意接收。他的机构日夜照顾 40 个孩子，还有 50 个孩子还在等待。在布鲁诺和调查员激烈的对话后，我们看到电影安排了一场舞蹈晚会，舞台上、灯光下、音乐里，所有自闭症患者，包括约瑟夫，举手、扬手，肢体扭动、旋转、摇摆，是如此自信、舒畅和优美。此时，镜头对准布鲁诺，他观看着孩子们跳舞，微笑，眼含泪水。这一瞬，我们又怎能不被深深打动！

也许，调查员也被触动，最后他们向政府提出建议，鉴于特殊的现实情况，应该给予这类机构特别临时许可。片尾，看着患病孩子在护理员的陪伴下，踢球、玩耍，是如此快乐，我们唯有把崇敬送给布鲁诺和他的团队。

之时，被陡峭的石崖所阻，便“草木缘附、斫木缚梯，采藤蔓辄垂……上下无径，非悬绳不能飞度也……”试想，若无足够的胆量和忘我的精神，何能度越如此绝境？

葡萄牙波尔图与里斯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是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。

那年的匆匆一游，却至今难以忘怀。尤其是在波尔图老街拐角处的那株黄色曼陀罗花树，时时在脑海中显现。波尔图怀抱温暖阳光，坐拥大西洋的碧浪，呈现葡萄牙特有的柔情和美好。一座横跨杜罗河的庞大铁桥，那是波尔图的城市生命线，穿越大桥便会遇见不一样的风景。

曼陀罗原产于印度，它的名称带着浓郁深厚的神秘宗教色彩。而我对它的了解，来源于著名画家沈柔坚的作品中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他的意大利之行，众多写生作品中，就有曼陀罗。淡淡的水墨勾勒，淡紫色的开调，大开大合，把花卉姿韵描绘得栩栩如生。后来我去意大利，四处寻找曼陀罗的情影，也许是季节不对吧，无功而返。

曼陀罗花喜生长在阳光充足的灌木丛中、草地上、住宅旁以及路边或河沟边。对栽培要求不高，有较强的抗旱能力。那天，我独自穿梭在波尔图高低错落五颜六色的小巷里，这种毫无目的的四处漫游，也许正是打开这座老城的正确方式。当我走到小巷拐角的瞬间，一株树冠硕大的曼陀罗出现在眼前，那满树是朵朵纯黄色的花蕾，煞是诱人，从来没见过这样纯净的曼陀罗。它们妩媚而高冷，有那么一点点含蓄的霸气，最为重要的是它的那种强烈的入画感。驻足凝望，想到沈柔坚、想到意大利和对曼陀罗的热爱。曼陀罗似乎就包含着洞察幽明，超然觉悟，幻化无穷的神性。而眼前这株曼陀罗，恣肆不羁，独一无二，与整个环境的协调合一。

黄色曼陀罗花在微风中摇曳。整个波尔图城市中散发一种历久弥新的气质。在古代与现代共存建筑中，慢慢展现饱经沧桑却依旧美丽的容颜。它的靓丽风情吸引着一代又一代艺术家驻足流连。在波尔图一次美丽的邂逅，却完成一次人生旅途中的心愿。

纯粹

苏剑秋



十日谈

写给妻子的信 责编：杨晓晖

明起刊登 一组《咖啡时光》，责任编辑：杨晓晖。